

文化批判及其维度

王国有

(黑龙江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审美体验昭示出现有文化的非审美性、奴役性, 是文化批判意识产生的基础, 是文化批判的前提。自在自为的审美关照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分裂, 为文化批判提供了尺度。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 文化审美化运动就是以审美为总体维度的文化批判运动, 是人的解放运动。

关键词: 文化批判; 文化; 生存方式

中图分类号: B0 **文献标识码:** A

以往对于“文化”概念的不断疏离, 使得文化批判失去总体性维度: 或者停留于制度、器物等社会文化的表层, 无法实现文化质的飞跃; 或者局限于意识形态批判, 陷入脱离生活世界的乌托邦情结。本文拟从人的生存方式入手, 挖掘文化及文化批判的深层、丰富内涵, 进而把审美作为文化反思与批判的总体性维度。

一、文化批判的对象

“文化是什么”的问题是文化批判的前提, 也是文化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文化”概念的分析 and 阐释, 便不难发现, 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

(一) “文化”概念的疏离与回归。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是文化的人。对“文化”概念的理解, 其核心是以怎样的方式理解人。对人知性的及思辨的理解导致文化对人的不断疏离, 而从人的活动出发的辩证理解, 则建立了文化与人的总体的、本质的关联。

第一步疏离: 文化与自然疏离。文化与自然的疏离根源于对人的自然矛盾的知性理解。在人类成长的早期, 自然是人类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 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人的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 “文化”一词在西方, 最早就在“农业”、“耕种”、“栽植”的意义上表达了人类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19世纪, 文化的超自然性定义在泰勒那里完整地表现出来: “文化或文明, ……就其在民族志中的广义而论, 是个复合的整体, 它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个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其他能力及习惯。”^{[1](p7)}由此, “文化”被等同于“文明”, 泛指人类征服自然活动的全部成果。继泰勒之后的很多学者都倾向于文化的这种界定, 如A·古德汶认为, “人类出生后所获得的每件事都是文化”; 韦斯勒则把“文化”看成是“社会生活的自然史”^{[2](p160-170)}。

把“文化”等同于“文明”, 反映了人类的超自然倾向, 标志着人的崛起。然而, 这种知性的二元对立又造成了文化与人的疏离, 因为文化与之断裂的自然就是人的自然; 无论人怎样试图超越自然, 自然永远是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文化脱离自然、脱离人, 使文化批判只能停留于文化的现象层面, 从中无法理解文化质的飞跃。

第二步疏离: 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疏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疏离根源于对人的自然性和神性矛盾的二歧式理解。随着文化的进步, 19世纪后, 人与自然的矛盾逐渐退而

成为生活的背景，而人的自我矛盾，尤其是人的自然性（存在）与人的神性（思维）的矛盾日益彰显并急待解决。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开创了对于“文化”思辨的精神性理解：黑格尔认为，“人的一切文化之所以是人的文化，乃是由于思想在里面活动并曾经活动”^{[3](p10)}，文化的进步实质在于精神的自我反思，绝对精神代表着文化发展的顶峰。自此，精神文化从物质文化中疏离出来，文化之成为人类的骄傲，就在于精神的无限创造，“文化”既不同于自然，也不同于自然的人，“文化”指“文明”的精神层面。

黑格尔思辨的理性主义极大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无论其追随者，还是反对者，对于“文化”的理解大都打上了思辨的烙印。一方面，“文化”被等同于科学、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狄尔泰的“精神科学”、李凯尔特的“文化哲学”、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卡西尔、怀特的符号学文化哲学、贝尔的文化保守主义，等等）；另一方面，“文化”被等同于社会、民族心理（尼采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弗雷泽、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特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本尼迪克特对民族心理的研究、韦伯对新教伦理的研究，等等）。这样，“文化”被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

把“文化”等同于意识形态，标志着人类理性的成长壮大，同时也昭示了人类理性的狂妄自大。文化的意识形态化理解意味着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疏离，意味着文化与人的进一步疏离。因为，人的自然的丰富性游离于文化之外，文化脱离了人的生活，进入意识的乌托邦幻想之中。杰姆逊认为，“意识形态在某个意义上说是异化在意识或思想领域内所采取的形式：它是异化的思想”^{[4](p203)}。意识毕竟是人的一部分，自我意识不能代替人，意识形态批判不能代替文化批判。对于意识形态的过分执着，必然使文化批判陷于软弱和虚幻。

文化对人的回归。世界大战的炮火惊醒了西方思辨的理性主义的迷梦，人们引以为骄傲的精神文化在末世的悲凉氛围中受到空前的反思，人们不再沉迷于意识领域的乌托邦幻想，开始把目光转向人的生活。一方面，柯亨、哈里斯、莫菲等文化人类学家开始把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柯亨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5](p16)}，哈里斯视文化为“社会成员通过学习从社会获得的传统和生活方式”^{[1](p6)}，莫菲则把文化界定为“显示不同社会特征的生活方式”^{[6](p21)}；另一方面，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在其晚期的“生活世界”转向，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异化的生存方式出发对工业文化的全面反思，以及詹姆斯“经验即生活”的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全面的文化解构都昭示了哲学理性在人的生活层面对文化的反思。

以人的活动为出发点的辩证思维方式是对知性的和思辨的思维方式的超越。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格鲁博维奇指出，“文化必须回到它自身所属的生活本身之中，并在共同的生活和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受到重新整合”^{[7](p177)}。的确，知性的思维导致“文化”与“文明”等同，思辨的理性主义导致“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等同，二者造成文化对自然、对人的自然存在的疏离，导致文化对人的疏离。只有从人的生活方式出发，在人的辩证活动中才能确立文化与自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本质关联，使文化回归人，真正成为人的文化。

人的活动是追求意义的生命活动，一方面，人的生活方式使文化区别于自然，精神文化区别于物质文化：自然只是存在或生存，精神是存在的虚无，而人则是实存，是意义的生存，即生活；另一方面，文化与自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又是相互联结的：人以自然为基础，在生活中遵循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以精神为指向，不断创造着新的生活方式。只有从生活方式入手，才能实现文化对自然的回归，精神文化对物质文化的回归，并且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深入、全面地理解文化，为文化批判总体维度的确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后两次大规模的文化热潮，目前中国学界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仍大都停留于“文明”或“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因而，很难找到文化批判真实有效的切入点。从生活方式出发对“文化”概念的深层界定、阐释，

是文化转型期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视野。

文化，指人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它蕴含于包括生产、消费活动，交往活动和思维活动在人的对象性活动总体之中。

生产、消费活动是人指向自然（自然界、社会既存）的对象性活动，包含人口的生产、消费，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及精神产品的生产、消费。有生命的个体存在是人类文化的第一前提，生产、消费活动保证人的生命存在，因而是人类文化的第一前提。

交往活动是人指向人的对象性活动，也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与共享。交往活动包含礼仪、习俗活动和制度化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活动。在交往活动中，个体充分贡献并占有他人的活动，由此产生文化的扩展、传播。

思维活动是人指向思想的对象性活动，包含指向思想对象的表象思维活动，指向思想观念的形式思维活动和指向思想本身的辩证思维活动。表象思维主要表现于常识活动中，形式思维主要表现于科学、艺术、宗教活动中，而辩证思维主要表现于哲学活动中。思维活动是文化超越性的重要动因。

生产、消费、交往及思维活动不是孤立、不同的活动，而是人的活动的不同方面，它们相互结合，构成人的活动总体，贯穿于一切历史之中，贯穿于每个人的活动中，每个人的每一活动之中。文化，作为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的总体活动积淀与创造的结果，包含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及思维方式四个方面。

既然文化指谓人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那么文化批判就不能停留于文化的符号层面：物质产品，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礼仪、习俗及科技、文艺、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文化符号不仅表述着人的世界，也表达人赋予世界的意义，文化符号表征着人的生活方式。每一文化符号都不是静止的事物，而是事情本身，关涉着人的活动；每一文化符号的产生都是生产、消费、交往及思维活动统一参与的结果。因而，文化批判就是通过文化符号的解译，进入事情本身，进而对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交往方式及思维方式的总体批判。文化符号不断增生、变化，文化批判就会不断变换切入点，进入新的情境，从中洞彻人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反思压抑人的生活方式，关照并建构新的生活方式。

二、如何进行文化批判

“批判什么”解决了文化批判的对象问题，“如何批判”则要解决文化批判的历史前提、尺度及动力问题，即文化批判的总体维度问题。从审美出发，即可解答后一问题。

（一）美是自在自为。囿于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人们惯于把美作为事物之美，审美则是对事物之美的把握、体认。这样，美被实体化、抽象化，脱离人和人的生活，成为少数精英人物的奢侈品；审美则成为有闲者的特权。这样的美是脱离生活的无根的美，它无法美化生活，只能退隐到生活狭小、自足的角落里。因而，必须克服二元对立的思维，从人的活动出发去界定、理解美。美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美即自在自为。

自在，指人的给定性，包含时间上的给定性和空间上的给定性。时空的给定性，就是人的生活时空的给定性、有限性，它根源于死亡：死亡的绝对性决定了人的相对有限性。人是属于世界的存在，既是属于自然界的存在，也是属于社会的存在，属于文化的存在。

自为，指人的创造性，表现在人对给定世界的意义设定与建构。设定意义指确定“应是”，建构意义指“应是”的现实化运动。人的创造性根源于人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的神圣本性决定人不甘沉迷于世界，人要站出来，设定、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世界由此成为属人的世界：自然界是人的自然界，社会是人的社会，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的自在性决定了人是个体的存在，真的存在、手段的存在、感性的存在、客体的存在、自然主义的存在；人的自为性决定了人是类的存在、目的的存在、理性的存在、主体的存在、人道主义的存在。美是自在自为，就是生活的自在自为，是在生活中分裂的自在与自为的扬弃。在这里，人既是个体存在，又是类的存在；既是真的存在，又是善的存在；既是手段的存在，又是目的的存在；既是感性的存在，又是理性的存在；既是客体存在，又是主体存在；既是自然主义的存在，又是人道主义的存在。

人的自在自为决定了对象的自在自为，人的活动之美决定了人的世界之美。

(二) 审美：自在自为的体验、关照和意向性活动。审美之“审”具有信，即“确实、果真”之意，审美是对美的体认，即自在自为的体验；审美之“审”还有“详查、明悉”之意，审美是对美的终极关切，即自在自为的关照；同时，审美又是人的意向性活动，是现实的审美化运动，即自在自为的意向性活动。首先，审美是自在自为的体验，审美的存在是人的本真存在，即自在自为的存在。

绝对的自在存在，即绝对的给定存在，是自然的存在；绝对的自为存在，即绝对的创造存在，是神的存在。人既不是自然，也不是神，自然、神对人而言，是存在着的无。然而，人的自在性使人禀有自然的秉赋；人的自为性使人沐浴着神的光辉。

自在与自为的分裂导致人类痛苦挣扎的境遇：人要超升却受自在的羁绊，人想沉沦却禁不住自为的诱惑。庆幸的是，生活本身并非喝不完的苦酒，在挣扎中，人们常常有幸福的深切体验。这种幸福的体验，就是自在自为的审美体验，这时的存在，是人的本真存在。审美体验扬弃了自在自为的分裂；人既不是自在的，也不是自为的，而是自在自为的存在，是人摆脱奴役的和谐、完满的存在。

审美体验并不局限于精神生活，也并不是某些人的特权。审美体验属于沸腾的生活，属于生活着的每个人，任何人在不同的生活层面都有审美体验。审美体验使人感受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是人及人类历史存在的基础。

其次，审美是美的关照，是对自在自为的终极关切，即存在的自在自为。

人类是宇宙的光荣，因为人是价值和意义的立法者，人走来了，这世界才光芒万丈；然而，人又注定是孤独的流浪者，无依无靠，因为宇宙的意义只能由人自己去设定。因此，人总是倾向于抓住一些东西把自己固定下来，确立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摆脱孤独流浪的非审美境遇。这种倾向，就是人的终极关切，包含对终极真理、终极价值及终极存在的关切。人的终极关切，实质就是审美的终极关切。审美关照之为人的终极关切，不仅因为它承诺了存在的自在自为，承诺了人的幸福和解放，而且因为在自在自为的存在中，即在审美体验中，人们直接或间接地确证着这一承诺。

审美是美的意向性活动，即自在自为的意向性活动。审美不是缺乏审美关照的自发的审美体验，也不是缺乏审美体验的空洞的审美关照，而是以审美体验为基础，以审美关照为指向的，使生活世界审美化的自觉运动。

单纯的审美体验是转瞬即逝的，单纯的审美关照是软弱无力的；人既不是在片刻的审美愉悦中获得解放，也不是在永久的期盼中得到救赎的。二者尚属审美的自发形式，人是在自觉的审美，即自在自为的审美化运动中获得解放的。审美活动自觉推动着人的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和生活世界的审美化，促使自在的存在、自为的存在走向自在自为的存在，进而，走向更高阶段的存在自在自为。

(三) 作为文化批判总体维度的审美。既然文化批判的核心是生活方式批判，审美是人的本真规定，审美便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文化批判的总体性维度。

首先，自在自为的审美体验是文化批判的前提。人既是审美主体，又是文化主体，进行审美活动的人，也是一定文化的人，即遵循一定生活方式的人。审美之美，其核心是生活方式的美，就是文化的自在自为；审美体验本质上就是文化的审美体验，有了文化的审美体验，才会有文化符号诸如物态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审美体验。

对于文化的审美体验，不是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不是某些文化主体的特权，它伴随着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体现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只是由于文化的自我分裂，常常导致美与生活相脱离，与审美主体相脱离。审美体验便积淀下来，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它时常走进人们的文化生活成为美的回忆和期盼。审美体验昭示出现有文化的非审美性、奴役性，是文化批判意识产生的基础，是文化批判的前提。

其次，自在自为的审美关照是文化批判的尺度。文化的审美体验是文化批判的感性基础，但这只停留在文化批判的自发层面，要使文化批判走向自觉，必须具备文化批判意识。自在自为的审美关照就是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它为文化批判提供了自在自为的尺度。审美关照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审美关照生产方式的自在自为，主客体的统一是生产方式批判的主要尺度。生产的自在性表现为主体（劳动者）对客体（劳动对象）的依附，人在生产中处于受动地位，自然是人必须臣服的对象；生产的自为性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创造，人在生产中处于主动地位，自然是人征服的对象。自在的生产、自为的生产是生产方式审美化的自发形式，前者是主体性的匮乏，重生存轻发展，后者是主体性的狂妄，重占有而轻生存。对生产的自在自为的关照是生产方式审美化的自觉，在自在自为的生产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是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第二，审美关照消费方式的自在自为，目的与手段的统一是消费方式批判的主要尺度。消费的自在性表现为消费只重感性体认，忽视理性积累，消费旨在维持人的生存；消费的自为性表现为消费只重理性创造，忽视感性确证，消费旨在维持人的发展。二者是消费审美化的自发形式，前者把人作为目的，导致及时行乐，后者把人作为手段，忽视人的存在。对消费的自在自为的关照是消费方式审美化的自觉，它关照消费过程中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在自在自为的消费过程中，人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积累中的体验，是体验过程中的积累。生产、消费方式的自在自为，为生产、消费方式批判提供了尺度，旨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分裂和冲突。在自在自为的生产、消费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既是目的又是手段；自然不是人臣服和奴役的对象，而是人类成长的家园。卢卡奇对“物化”生产的批判，弗洛姆对“占有与生存”的关注，马尔库塞对“单向度的人”的批判，对“新感性”的倡导，都表达了对生产、消费审美化的文化批判意识。

第三，审美关照交往方式的自在自为，个体与类的统一是交往方式批判的主要尺度。交往的自在性表现为交往中血缘、地缘等自然因素的强制性，交往限制在习俗、礼仪范围内，遵循个体感性原则；交往的自为性表现为交往中法律、制度等人为因素的强制性，交往扩展到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及意识形态领域，交往遵循类的理性原则。自在的交往充满诗情画意，却限制类的发展，自为的交往扩展了人的生存空间，却造成个体心灵的遮蔽，二者是交往审美化的自发形式，自在自为的交往是交往审美化的自觉，它关注交往过程中个体与类的统一在此，人不仅是“为他”的存在，也是“为我”的存在，是“为我们”的存在。交往方式的自在自为，为交往方式批判提供了尺度，其宗旨在解决人与人的分裂和冲突。审美化的交往是个体与类统一的交往，在此，人既不是奴隶，也不是统治者，人与人之间是互为主体的平等关系。哈贝马斯、列斐伏尔对交往的探讨，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科西克“具体总体性”的规定，都表达了交往审美化的文化批判意识。

第四，审美关照思维方式的自在自为，真与善的统一是思维方式批判的主要尺度。思维

的自在性表象为思想对对象的认同，结果是无条件的真；思维的自为性表现为思想对对象的超越，结果是无条件的善。前者保证了思想的确定性，忽视了思想的超越性，后者强调思想的超越性，忽视了思想的稳定性，二者是思维审美化的自发形式。自在自为的思维是对思维方式审美化的自觉，关注着思维过程中真与善的统一，确定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统一。

思维方式的自在自为为思维方式批判提供了尺度，旨在解决人与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分裂。审美的思维既追求真又追求善，是真与善的统一，意识形态异化的扬弃。维特根斯坦对哲学的“治疗”，马尔库塞对“肯定文化”的批判，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罗蒂的反基础主义解构哲学等等，现代西方大多数哲学家都从思维方式的转换上，表达了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

自在自为的审美关照旨在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与分裂，为文化批判提供了尺度。自在的文化、自为的文化都是走向自在自为的文化。文化关照着自在自为，文化就是趋于审美的文化。

最后，自在自为的意向性活动是文化批判的动力。审美的自在自为不仅是现有文化应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也是文化的审美化运动，即以审美体验为基础，以审美关照为指向的意向性活动。从审美出发，不仅要解释文化，还要改变文化，现实地促进文化的审美化。

文化审美化的核心是生活方式的审美化，即生产方式的审美化、消费方式的审美化、交往方式的审美化和思维方式的审美化。生活方式的审美化由制度层面的外在规范和教育层面的内在提升两方面来完成。外在规范旨在以现实的利益调节推动生活方式的自发转变；内在提升旨在以审美意识的完善自觉改变生活方式。二者有机结合，共促生活方式的审美化，使自在的文化、自为的文化走向自在自为的文化，走向文化的自在自为。

总之，文化批判就是生活方式批判；文化审美化运动就是以审美为总体维度的文化批判运动，是人的解放运动。

参考文献

- [1] (美) 哈里斯.文化人类学[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88.
- [2] 参见王海龙、何勇.文化人类学历史导引[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1992.
- [3] (德)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M], 第一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 [4]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 陕西师大出版社, 1987.
- [5] 庄锡昌.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6] (美) 莫菲.文化和社会人类学[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8.
- [7] (南) 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M], 重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94.

Cultural Critics and It's Dimension

WANG Guo-you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Public Manage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e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ritics is also the critics of life style. The aesthetic experiences make clear to all the un-aesthetics and thrall of current culture. It is not only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ciousness on cultural critics but also the precondition on it. The self-existed and self-behavior aesthetic solicitude want to solve the clash and split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human being and human being, human being and ideology. This gives the measure on cultural critics. Cultural critics is also the critics of life style, and cultural aesthetic movement is also the movement that cultural critics on the dimension of aesthetic. It is also the movement to liberate human being.

Key Words: Cultural Critics; Culture; Mode of Existence